

# 天马山赏樱花

□ 叶子清

当春风拂过闽东大地，福安市天马山上数千株山樱花织就一幅流动的粉雾绯云，为马年铺开一卷活色生香的迎春图。这座形如奔马、势若腾空的灵山，不仅因“天马行空”雄姿得名，更在千年的时光长河中，积淀下深厚的人文底蕴；也在马年春日里，演绎着一场关于“马”与“花”的浪漫邂逅。

正月初五，福安市天马山植物园内，漫山遍野的樱花正以最热烈的姿态绽放，人潮涌动，不少市民踏青赏花，乐享春光。沿着蜿蜒的山径拾级而上，那七千余株山樱花如云似霞，将整座山谷染成了一幅流动的工笔画。粉红的花瓣在晨光中轻颤，似是天马鬃毛上飘落的仙尘，又像是观音袖间洒落的琼花。玫瑰红的花朵攒聚枝头，娇嫩如霞，繁密似锦，将早春尚显清寂的山林点染得生机勃勃。

微风吹拂，花枝摇曳，花瓣簌簌，暗香浮动，偶有几片辞别枝头，翩跹而下，在游人的肩头或发梢作片刻停留，恍若置身仙境。步道蜿蜒，游人如织，或穿汉服执伞而行，或倚树凝眸浅笑，穿梭于这绚丽的“花廊”之下，蜜蜂与蝴蝶在花间忙碌，嗡嗡与振翅之声细微却清晰，为这幅静美的画卷添上了生动的音律，连空气都浸润着甜美的诗意。孩童的欢笑，惊起枝头的雀鸟；恋人的镜头，捕捉着花瓣间的光影；老者缓步，仰

首细嗅那若有若无的清香。花海与人潮相映，静谧与喧闹交织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春日行乐图。

驻足凝望，嫣红的樱花与远处苍翠的山峦、近处褐色的枝干融为一体，色彩浓淡相宜，层次错落有致，确是一番“漫山嫣红、美不胜收”的景致。这满园春色并非天成，园中樱花多为近年引种栽植，其如期盛放，离不开精心的养护与天时的眷顾。

“马年寻马”的趣味，更在于这方土地与“马”的奇妙联结。山腰处的古驿道，马帮铃声犹在耳畔；山顶的观景台，恰似一匹昂首的骏马，俯瞰着花海与云海交织的壮阔。而最妙的是，当暮色四合，月光为樱花镀上银边，仿佛能听见天马踏月而来，带着花香与传说，叩响游人的心扉。

马年春节，因乙巳年闰月之故，推迟至二月下旬，恰使赏花佳期与假期重叠，让这“山水之乐”更添“民生之乐”。韩城市民无需远行，便可于家门口登临此山，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。此情此景，正契合

了“500米见园、300米见绿”的宜居愿景，是将“生态红利”转化为市民真切获得感的一隅缩影。

今日漫步樱花园，脚下是千年古道，头顶是如雪繁花，耳畔是孩童笑语与蜂蝶轻鸣。此刻，正迎来最佳观赏期，七千株山樱花同时绽放，形成一片绵延十里的“粉色云海”。游客沿着13公里的森林步道，穿越竹林与木兰园，感受“人在花中走，如在画里游”的意境。

夕阳西斜，暖金色的光晕漫过花枝，为每一片花瓣镶上柔和的轮廓。游人渐次散去，园中复归宁静。回首望去，那片樱云在暮色中依然明艳，仿佛积蓄着力量，以待明日继续迎接新一轮的赞叹。

马年寻马，寻的不只是山形如马，更是那段马帮铃响、文人题咏、百姓踏青的共同记忆。当花瓣飘落肩头，你所触碰到的，不只是春天，还有这座城绵延千年的呼吸与脉动。



## 廉岭之雪

□ 丁雄

南方的雪，仿佛大地最惊艳和冷艳的一面，因为稀少、难得一见而让人倍感惊奇和纯粹，那洁白曼妙飞舞的身段，总是能让历经酷暑盛夏的南方人拍案叫绝，恨不得能整个人都和雪融为一体。如果这场雪也是北方鹅毛大雪节奏，南方人那种瑞雪兆丰年的感叹就特别的浓厚，仿佛雪厚一点，这一年的丰收就特别值得期待，特别能让苦暑的南方人不一样的兴奋。

于是全城出动，朋友圈各种晒雪照简直就是那几天刷屏和爆屏节奏，说到南方的雪，生于70年代的那一代人也许可最有感慨，因为很多都懂：那一年，三个巨人的离开，举国是北方节奏。最厚的雪都挪步福安。

自己就有两个发小同学，他们当年报考北方大学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：为了有四年时间，可以亲密接触到北方冬天那种铺天盖地的大雪，于是，一个考到最北的哈尔滨，一个如意考到北京。当寒假他们回来，和同学述说从学校澡堂出来，头发就是瞬间冻成一束束擎天一柱般的冰柱，关键是他大雪天气其实不感觉很冷。同学们就打趣他说：是不是第一次见到大雪就兴奋地全身热血沸腾，那个同学瞬间满脸通红的直点头。

最精致而广袤的豪雪，可能还是北京读书同学述说的北京故宫的厚如地毯的华丽雪景。她说，看着那太和殿前没有一点点脚步痕迹的雪色大地，真的都不忍心去踏足，就想远远的观望和欣赏，仿佛欣赏那早已远去的那个时代的旖旎春梦，这就是那句话：“冬天尽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故宫的雪是不是这句话最经典的诠释呢。

南方人没有北方人那么多看各种雪景的特权，如果老天偶尔眷顾我们几天，仿佛冬雪搬家节奏的大雪，全城倾巢而动看雪，就是一场属于南方人的赏雪饕餮盛宴，漫山遍野挤满各种看雪的团队，孩子们和大人们一夜成为雪姑娘的狂热追崇崇拜者。久未见面的朋友们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南方暴雪而迅速集结，小区的下面可以听到大家各种尖叫的欢呼声，走出家门，电梯都等不了，直奔楼梯直冲。覆盖着雪花的小区，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北方，几个大大咧咧的雪人，早就在孩子们的心灵手巧中，迅速屹立在南方的大地之上，那是天赐南方雪的王国！

福安人百年难得一见一次大雪，那一年，自己看到一对朋友夫妻，一大把年龄瞬间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少，两个人在雪地里亲密腻照，简直就是这个雪色王国最美丽的爱情童话，在分分秒秒上演。

而我和廉岭寻雪的朋友们，老天也没有辜负她们的热切期待，绝世惊艳的雪中廉岭，早就在她们的朋友圈闪亮登场，仿佛就是一场跨世纪的约会一样：深藏廉岭之巅，安静地伫立在廉岭的烽火台、古老的广场，那宽厚而雪白覆盖着千年雪树的身影，犹如千年帝师如赤子回归福安的故土大地，雪就是您最美丽的灵魂伴侣，也只有雪的晶莹剔透和醇厚朴实大气，才能和您旷世的胸怀奇志相匹配。

廉岭的雪啊，才是这个寰宇星河唯美大地中，最美、最玲珑精致、最狂野而绝世惊艳的宇宙惊奇！她的闪亮登场，才是一代千年帝师。最狂野而深邃的顶级标配！

廉岭的雪，朋友，您一定想看看她的俊俏，那是宇宙最惊奇的华彩，一眼万年，一眼能诠释这个天地最深邃惊奇的生存命理。

## 三角梅赞

□ 郝山郝水

老年人学习活动中心大楼的门卫跟我都熟了，我与他们聊天时调侃说，你们三个人真幸福，天天与嫣红美丽的三角梅为伴。大门前这株三角梅一年四季都怒放，开得很张扬艳丽，让人饱览视觉之美。这株三角梅树冠覆盖面大，花朵多且密，一朵朵都在肆无忌惮地绽放，叶子相应隐蔽些，人们赏花时往往不注意叶片的陪衬。其实，这株三角梅的根部在哪里，却是鲜为人知。

为探究它的“根源”，我在门卫老范的指点下，方知三角梅根部生长在门卫值班室里。那粗壮的根头部，可以推测它的根系绝非一般的发达。根头裸露出来的褐色部分，虽然看上去老气横秋、干巴巴的，但要凑近了看，才看出其苍劲挺拔，有着奇特的虬枝。可见，根深了，枝繁了，叶茂了，才有这一年四季如

此鲜嫩的花朵，层层叠叠、拥拥挤挤，持续开放、开而不败，从而美化人们——特别是本楼里上班族的视觉和心情。

三角梅虽说在“中心大楼”门前“看守”，其实天天花枝招展。它面对附小学校大门，每天热情迎接着“祖国花朵”们上学。我常想，树上的花多，还是校园里的孩子多呢？一树三角梅花开多少无法数清，但校园里的孩子们数量总能一清二楚。一个个孩子如花绽放，与花比鲜亮、比活泼、比可爱、比成长。清晨阳光明媚，三角梅在阳光映照下，仿佛没有一朵花敢有倦怠和怠慢，花朵全部张开奔放，透着一种“此时不放更待何时”的气派。这多像校园里的孩子们，快乐奔跑、欢笑，尽情享受童年欢乐。

大凡中国文人赞美的花，多半与高洁相关。高洁而又耐寒，且能一年四季开放的花，更是好上加好。我心想，“好上加好”并非自然界所有花都当得起，但今天我要说，这份荣誉与名望，三角梅完全担当得起。三角梅的姿态，是一枝同开花朵，花蕊张扬舒展、直接畅快；

花丛密聚，热热闹闹，喜在其中、乐在其中，处处随意，显得安适。它还具有极强的适应力和生命力，天生倔强、不畏寒冷、朴素耐看，花片薄而透明，充满阳光的味道。虽然不香，却很亲切，直爽坦率，如同有趣之人的性格，总能让人欢喜。它毫无奢侈与矫情，这种草木姿态正合普通百姓的审美心愿。三角梅的叶子也让人不禁欢喜，它们一生甘愿陪衬，从不与花朵争艳丽，安安静静陪伴花儿、从不争宠，烘托出花儿应有的高贵与颜值风范。

我是第一次倾诉对三角梅的挚爱，这份迟到的“表白”，就是想唤起更多人与我同感。写到这里，意犹未尽。且将前几年填的一首《念奴娇》词——题目为《忆富春溪畔三角梅》，附在此处，以示对三角梅的赞美：秋风拂凉，恍经寒，群花妒你张扬。也学蜡梅傲霜雪，骨里总是含香。与君细语，亭倚风立。素颜风前舞，一枝难折，面溪相对相欢。别后当时光景，一生未老，事过如飘絮。荣幸相随，根土爱，美化乡村四季。何事情牵，几度相识，剩有闲诗句。觅尽天涯，陪你一身红妆。

## 一生风雨凝为白霜

□ 杨秀芳

银杏叶落满巷子  
清晨有人打着，竹帚沙沙  
叶子扫了又散  
卷边的、虫蛀的、还泛青的  
各有各的模样

我常拾一片对光看脉络  
那么清晰，像谁舒展的手掌  
一生风雨凝为叶上薄霜

老人坐着晒太阳  
偶尔有叶子停在他头上、肩上  
他抬手拂去，动作很慢  
仿佛知道那是  
去年来过的秋天

## 栖云渡

□ 郑暹琼

古寺的飞檐  
垂落在山影的折痕里  
总有些薄雾不肯散去  
在石阶与缆桩之间  
替搁浅的船  
再守半尺水痕

系住的只有云了  
那些比柳絮还轻的约定  
被水影反复漂洗  
渐渐泛黄  
直到收网人  
提起空荡荡的清晨

我们称作归宿的  
不过是白鹭  
在霞光里画完半圆  
又随余晖，缓缓沉入  
沉入芦花起伏的  
空白